辛陶契合说驳论

沙灵娜

提要 辛弃疾词引用陶渊明诗较多，有人提出辛陶之间有回归、酒、重视友情三个“契合点”，并认为出仕与归隐的矛盾在辛陶身上都表现得很清楚，认为辛是战士与隐士的统一。本文认为辛陶之间大相径庭。辛陶的经历与思想、性格特点以及待人处世的态度和方式均迥异，陶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自动地辞官归穗，归隐后心境基本上是宁静、淡泊的；而辛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被迫地罢官退居，退居后始终心系复土大业，心境是愤激、痛苦的。文章具体分析了辛在“三仕三已”过程中处境、心境的变化及表现，并联系涉及陶的重要作品，论证了辛陶并不具有什么“回归”的契合点。

一

许多在历史上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他生平或言行中最突出的部分，可能会被后人夸张或者变形，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活生生的本体；中国古代文人在创作中喜欢用这种意象化了的古人形象来自喻或喻人，以加强表情达意的效果。我们在读古人作品时，自可从中探索作者创作时的心态、心境和思想倾向，但却不能简单地认为被喻体与本体必定有本质上的共同性。比如辛弃疾，据笔者统计，在他626首（另补遗3首）词中提到的古人有180多位，其中引以自喻（或明或暗，或明赞实喻）且次数较多的有陶渊明、屈原，诸葛亮、范蠡、李广、项羽等。辛弃疾在特定的时间、条件下拿他们自喻，固然是认同于他们所代表的人格、精神的某一方面，但归根到底，辛弃疾还是他自己，是十分独特的“这一个”。

在辛弃疾称引的古人中，陶渊明是最多的一个。若连明引、暗用陶氏诗文都算在内，约达60次之多，的确引人瞩目。有的学者研究了辛与陶的关系，特别是辛弃疾在带湖、七闽、瓢泉三个时期对陶诗的“特殊兴趣”，发现了辛陶之间诸多“共同之处”，总结性地提出了辛陶之间的三个契合点：回归、酒、友情，并指出：“再向深处考察，陶渊明与辛弃疾，他们的隐士之豪放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根源，就是摆脱功名的羁绊，返归一个自然的我”。“陶渊明在辛词里……代表着那种遗世独立、潇洒风流、任真自得的人生态度，也代表着辛弃疾自身的一个方面。”“究竟是出仕呢，还是归隐呢？……这一点在陶渊明和辛弃疾身上都表现得很清楚”[①]——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契合”，是真正的思想感情，处世态度的一致，而不是表面的相似相合。果然如此吗？

陶渊明“的确爱酒，也爱吟酒”，“辛弃疾

也爱酒，他的词里写到酒的很多，写酒时用陶的典故也很多”，②这不能不说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点，但仅此还不足以证明他们思想、行止、性格之间已然“结下因缘”。③中国古代文人几乎个个饮酒，作品里提到酒字的也极多，但却未必互相都有什么因缘可结。关键还在于为什么饮酒，为什么要写饮酒，和怎样来写饮酒。陶渊明诗集中直接提到饮酒的大约有30多处，饮酒的目的，照他的话说基本上是为了“怡颜”及“消忧”，他忧虑的是什么呢？一是叹息世无知音、有志难骋，“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二是感慨人生无常、岁不我予，“常恐大化尽……一觞聊可挥”（《还旧居诗》），“老少同一死……日醉或能忘”（《神释》）。前者从表面上看，跟辛或可相通；后者则大体与辛无关。为什么说前者只是“或可相通”呢？因为二人诚然都有世无知音、有志难骋之恨，想要借酒浇愁，但性质上、程度上却有很大的区别。陶虽则说过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感叹过“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饮酒》），似曾有过积极用世的念头，但他毕竟只做过几任极小的官职，而且一旦知道世事不可为，便自觉地急流勇退，“长吟掩柴门，聊为垄亩民”（《怀古田舍》）了。他追悔于“误落尘网中”，庆幸“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因而他宣称“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饮酒》），言外虽不无遗憾，可喝起酒来终归还是有一种解脱感的。辛弃疾则不然，他始终是一个急流勇进者，他虽曾身居山林但心却无时不在庙堂；他举杯浇愁愁更愁，从来没有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那种超脱的心境，哪里真的能够解忧怡颜呢？只要粗略地翻一翻辛集就可以发现，醉、愁、恨、泪、华发、断肠等字样几乎无处不在，且时时纠结在一起；我们可以领会到辛弃疾喝酒时内心痛苦的深重。请让我们略举其有关饮酒的一些词句来看：“醉中只恨欢娱少，无奈明朝酒醒何”（《鹧鸪天》），“酒兵昨夜压愁城，太狂生，转关情。写尽胸中块磊未全平”（《江神子》），“宿酒醒时，算只有清愁而已”。（《满江红》）。“长安道，投老归来……怎消除？除磈酒，更吟诗”（《最高楼》）。“都将古今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丑奴儿》）——可以看出，辛弃疾的饮酒根本不是什么自娱，倒像是在自残。他的饮酒是极端愤世嫉俗，英雄壮志难酬而苦闷至极的宣泄。因此，说“饮酒”是辛陶的契合点，即使不是只看到两个圆表面上的相似，也只能说是夸大了两个圆在某点上的相切。

把“对友情的重视”作为辛陶的契合点更为勉强，因为古今中外的大诗人，笃于友情的比比皆是。相比起来，与其说辛在这一点上象陶，倒不如说他更象杜（甫）。因为陶的赠友诗在言情上多少还带有一种出世者的含蓄、疏淡，陶写友情最真笃的句子不过是“目送回舟远”（《送客》），“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和郭主簿》），“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答庞参军》）；而杜甫之于挚友的感情，如对李白，那简直如火炙人（《梦李白》二首是最典型的例子）。辛弃疾对待友人感情之热烈深挚亦复如此，他与陈亮鹅湖相会，抵掌极论国家大事，“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鸶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贺新郎》词序）；他思念久无音讯的丁怀忠说：“相思苦，君与我同心。鱼没雁沉沉。是梦他松后追轩冕？是化为鹤后去山林？对西风，直怅望，到如今……”（《最高楼》）；朱熹逝世，“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宋史》本传）——寥寥数例已足可证明辛的笃于友情更近似和他一样毕生积极入世的杜甫，与陶则相距较远。

二

现在，让我们重点看一看“回归”是不是辛弃疾与陶渊明真正的契合点。

请允许我们先把话题拉开，为说明这个命题作一些铺垫。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极其深厚的国家。影响中国封建时代文人最为深远的哲学、伦理学体系主要有二，即孔孟之儒与老庄之道。孔孟在处世态度上主张积极用世，讲治国平天下。虽然孔孟主张“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孔子也曾设想“道不行，乘浮桴于海”，过“浴乎沂，风乎舞雩”的逍遥生活，但实际上，却始终汲汲终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待已态度上，孔孟讲修身齐家，讲克己复礼。而老庄在处世态度上则讲恬淡无为，顺乎自然，在待己态度上讲清心静虑，讲游于物外。就人格说，儒家是伦理式的人格，道家是自然式的人格。这两种思想体系往往随着时代、社会的变化而交迭着或纽结着影响文学家。就古代著名作家的作品看来，纯粹地接受单一的儒或道的影响是极少的，多数表现为儒道相兼而各有侧重。从儒从道的分路口是治平兼善还是自然无为，汇合点则是独善其身和清心静虑。比如屈原，思想核心是治平兼善，并且顽强地坚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在放逐中，仍眷恋祖国人民，“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终于自沉汨罗以身殉国；但他也受了道家的一些影响，偶尔有过“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的念头。又如陶渊明，他遁世隐居，说“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拟挽歌辞》），“人生如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诗》），受道家影响可谓深矣；但究其实际，也还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主张的另一种表现。前面我们说过他曾“游好在六经”（《饮酒》），此外，他也赞扬过荆轲、刑天的反抗精神，并说过“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怀古田舍》）。特别是他还精心设计了一个理想国桃花源，跟《礼记·礼运·大同》所述儒家的理想社会非常接近。他早年确实也想做一番经世济民的事业，但他“瞻望邈难逮，转欲惠长勤”（《怀古田舍》），一看目的难以达到，便实行独善其身，“固穷夙可归”（《有会而作诗》）了。陶渊明树立的榜样很为后人欣羡：当处于乱世而又生活无忧时，打起陶的旗号，心安理得地享受山水园林、诗酒琴棋的隐居生活之乐，自然是惬意的。然而，真要学陶就必须像陶那样领悟并真正接受了道家的清心寡欲，销融掉自己的功名之心才行。其实，对于大多数古代文人来说——包括陶渊明在内，最理想的楷模应该是功成身退的人物。陶在《命子诗》中就赞颂、羡慕自己的曾祖长沙公陶侃说：“功遂辞归，临宠不惑”。可惜时运不同，使他徒存此愿却难以实现。如果我们认真地翻检唐宋诗人的集子，就不难发现有两个历史人物是诗人们最为称羡的：被故事化了的陶朱公范蠡和留侯张良。特别是范蠡，助勾践完成复国大业后，携天下第一美人西施游于五湖，不知所终，真是功可上凌烟，身可比神仙！如果说辛弃疾真的由衷地羡慕过哪个人，想仿效哪个人，那并不是陶渊明，而是范蠡。他曾再三说：“漫教得陶朱，五湖西子，一般弄烟雨”（《摸鱼儿》）；“只做个五湖范蠡……争知道，他家有个西子。”（《洞仙歌》）；“春水，千里，孤舟浪起，梦携西子”（《唐河传》）——他深心想望先收复家园，然后归老泉城，遗憾的是南宋的时代，南宋的国策，不给他效法范蠡的机会。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辛弃疾是否真的想“摆脱功名的羁绊，返归一个自然的我”，在“回归”这点上跟陶渊明相“契合”了。我们的结论是：貌合神离。辛弃疾一生“三仕三已”，不但出仕时心不似陶，被迫退隐时心仍不似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待学渊明，酒兴诗情总不似”（《洞仙歌》）。

歌德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④人格与个性在西方心理学术语中是同一个词，而性格又是个性的核心。性格是"人对现实的态度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它"是由一些最本质、最持久的心理特征综合而成的"⑤这些特征包括对现实、社会、是非、他人、自身态度的特征，以及意志特征、情绪特征、理智特征等。不同的性格特征源于不同的后天环境、教育、经历，再加上不同的先天因素（遗传基因、血型特征、身体素质等）。

陶渊明出身于一个早就没落的仕宦家庭，他出生时（365），东晋偏安江左已达半个世纪，一般人对中原故土的收复已不存希望。陶的父亲早逝，家境贫困。他好读书，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崇尚自由。直到29岁，才因"亲老家贫"，不得不出仕江州祭酒，但不堪吏职，不久辞归。居家五六年后又两度出任参军，时间都很短。41岁时出任彭泽令，在官80余日，又托故辞职归田，过着隐居生活，直至逝世。纵观他的出身、经历、处世态度及其作品，可以推知他是有着偏于理性，较为冷静的内倾型性格的，兴趣与活动大多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具有刚正不阿、不同流俗的崇高品性，对社会现实深为不满，但处置的态度不是尖锐的批判而是冷静的不合作；采取的方式不是努力奋争而是隐遁，宁愿自守贫贱躬耕南亩，以求得身心的宁静和自由。这跟辛弃疾的性格特点是截然不同的。

辛弃疾出生在沦亡于异族铁蹄之下的山东历城，那里是齐鲁故地、孔孟之乡，民族传统精神扎根深厚。辛弃疾出生时，靖康之难刚刚过去13年，北方民众抗金的烈火一直燃烧着。辛的父亲早逝，祖父辛赞是个热血男儿，虽为家室所累，未能脱身南下，却把抗金的希望寄托在孙儿身上，每逢闲暇，就带领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并曾两次让他"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以伺机起义，"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辛赞死后不久，1161年，22岁的辛弃疾便聚众2000人起义，并归入济南义军领袖耿京麾下，任耿京掌书记之职，又力劝耿京南下与宋军配合作战，并于1162年正月亲自奉表归宋，到建康朝见了宋高宗，洽谈投南诸事。在北归途中，辛得知叛徒张安国杀害耿京降金，当即率50骑奔袭山东金营，于5万敌军中生擒张安国，飞驰渡淮，押至南京斩首。仅从他这一段经历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辛弃疾是一个生龙活虎、刚烈武勇、激情果敢的硬汉子，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可以断定他是个有着偏于感性，热情冲动的外倾型性格的人，他的兴趣和活动必然主要朝向于外部世界。驱敌复土、建功立业是辛弃疾始终不渝的理想，虽然他南归以后得不到重用，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但恒久的热情与冲动的性格就决定了他绝不可能象陶渊明那样冷静地、自觉地退出斗争漩涡，"摆脱功名的羁绊，返归一个自然的我"。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一些词句表层的意思，就轻下判断说辛陶心中同样萦绕着"出仕呢，还是归隐呢？"的矛盾，更不能说辛陶终于在"回归"上契合而一了。

三

下面让我们就辛弃疾南归后在"三仕三已"的经历中，就他的处境、心境、态度，和他在被迫退居山林时所写的作品，特别是与陶有关的词章，作一些分析，来进一步论证我们的看法。

辛弃疾是抱着"都洗尽髭胡膏血"（《满江红》）的心愿投归南宋的，他希望"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千秋岁》），成为宰辅重臣，出师北伐，"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水龙吟》）；他胸中自

有雄才大略："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他有视死如归的决心："马革裹尸当自誓"(《满江红》)；他以卑微之职，却先后献《美芹十论》、《九议》，提出一整套抗金方略，并且相信迟早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理解而委之以重任。不料以投降苟安为国策的朝廷不但使"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满江红》)，而且由于辛的抗金立场和过人的胆识才略，以及刚正拙直的性格，反招致掌握权柄的投降派极其强烈的忌恨："蛾眉曾有人妒"(《摸鱼儿》)、"倾国无媒，入宫见妒，古来颦损蛾眉"(《满庭芳》)。辛弃疾面对"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木兰花慢》)的严峻现实，怨愤满腔，感叹"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悲痛地倾诉："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木兰花慢》)。壮志难酬的痛苦残酷地吞噬着他的生命。

面对报国无路，暗箭四伏的现实，辛弃疾不是没有想过要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在江西安抚使任上，他在上饶带湖营造了一所新居，命名为"稼轩"。他写过一篇很有深意的《新居上梁文》，文中说："稼轩居士，生长西北，仕宦东南，顷列郎星，继联卿月，两分帅阃，三驾使轺。不特风霜之手欲龟，亦恐名利之发将鹤"。这显然是针对朝廷"真虎不用，真鼠枉用"(陈亮语)而发的牢骚话。他虽仍"梦寐少年之鞍马"(英雄之气长存)，"沉酣古人之诗书"(入世之心未泯)，但"自觉林泉邀我"(当权者弃之不用)，也就只好学陶渊明"望物外逍遥之趣，吾亦爱吾庐"了。更有趣的是他的祷祝之辞，不为新居上梁祈福，而紧密关合自己的志向、遭际说："抛梁东，坐看朝畯万丈红。直使便为江海客，也应忧国愿年丰。抛梁西，万里江湖路欲迷。家本秦人真将种，不妨卖剑买锄犁。抛梁南，小山排闼送晴岚。绕林乌鹊栖枝稳，一枕薰风睡正酣。抛梁北，京路尘昏断消息。人生直合在长沙，欲击单于老无力。"把上文带着重号的话直白地说出来就是："即使被迫隐居，我也时时忧念着国家统一大业"，"我是北方将门之后，本该驰骋沙场收复失地，无奈只能卖剑买犁，被迫归田"，"我像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乌鹊，不得不求得栖身的一枝"，"既然朝廷完全置中原于不顾，尘昏西京归路，我只能做被远谪长沙的贾谊，老死户牖之下了。"——这些话里哪有什么新居将成的喜悦，逍遥物外的雅趣！洪迈为辛所作的《稼轩记》中说："侯本以中州隽人，抱忠仗义，章显闻于南邦。……使(假使)遭事会(君臣际会)之来，挈中原还职方氏(司地图之官，代指宋王朝)，彼周公瑾、谢安石事业，侯盖饶为之。此志未偿，顾自诡放浪林泉，从老农学稼，无亦大不可欤，……"这段文字说明辛南归多年，由于得不到重用，无法完成本来能够顺利完成(饶为之)的复土大业(挈中原还职方氏)，才萌生了全身远祸的念头。而洪适《辛幼安稼轩》诗更说，辛修建"稼轩"的本意是"且为君王开再造，他年植杖得从容。"即他认为辛原本是想走范蠡建功而后隐退的路。

辛弃疾预感到了的被排斥的结局，来得比想像的更快，就在他于湖南创建飞虎军(号称"江上诸军之冠")，继而又在江西创下救荒佳绩之后不久，正当他43岁壮年，就被弹劾罢官了。这里显示出一个基本事实：辛是因主和派政敌的打击被罢官归田的，而不是象陶渊明那样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的。

被罢官的辛弃疾，在带湖过着"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水调歌头》)的无聊、苦闷的日子，心境难平，时时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懑。或自嘲："笑吾庐，门掩草，径生苔，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水调歌头》)；"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鹧鸪天》)。或慨叹："短灯檠，长剑铁，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水调歌头》)；"人

散后，月明时，试弹《幽愤》泪空垂”(《鹧鸪天》)。或悲呼：“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水调歌头》)；“此身自断天休问，独倚危楼，独倚危楼，不信人间别有愁”(《丑奴儿》)。或借古人以自比：比孔子，“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踏莎行》)；比屈原，“九畹芳菲兰佩好，空谷无人，自怨蛾眉巧。宝瑟泠泠千古调，朱丝弦断知音少。冉冉年华吾自老，水满汀洲，何处寻芳草(知音，理想)”(《蝶恋花》)；比李广，“射虎南山一骑，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这首自比李广的《八声甘州》还有小序，说：“读李广传，夜不能寐”，可以想见辛弃疾的内心因不平而激荡到了何等程度。

带湖闲居的辛弃疾，绝对做不到陶渊明“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那样的闲淡。他始终不忘抗金复土大业，时时以之勉人、自勉，当他为韩元吉祝寿时，说道：“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水龙吟》)。当他独宿博山王氏庵，半夜被松风急雨惊醒时，想像中展现的却是“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的壮阔图景。他要奉召东上临安的友人郑舜举牢记：“长安正在天西北”(《满江红》)，而对入蜀的友人李正之则鼓励说：“东北看惊诸葛表，西南更草相如檄”(《满江红》)。他送别族弟南下浮梁时，谆谆地相嘱：“莫贪风月卧江湖，道日近长安远”(《鹊桥仙》)。力劝他人莫卧江湖，勿忘故土的辛弃疾，自己能心安理得地隐于林泉么?!

无可否认，辛弃疾带湖时期涉及陶渊明及其诗作的词较之此前明显地增多了。这当中自然也有处境相似的共鸣，有对陶渊明淡泊超脱的羡慕，但对具体作品仍应实事求是地认真分析，而不能只看字面就下判语。

孝宗淳熙九年(1182)起，辛弃疾被迫闲居带湖，秋天，他一连写了三首同韵的《水调歌头》，都提到陶渊明，这自然跟他刚被解职归田的心境不无关系，但也应顾及写作时的具体情况。前两首是和韩元吉的，重九日辛弃疾陪韩元吉游云洞，韩写《水调歌头》一阕并索和作，韩词第一句便说：“今日俄重九，莫负菊花开”，点了重九、菊花，和词者自然会联想到陶渊明，这就跟用孟嘉落帽典故、用王维《九日忆山东兄弟》诗意一样自然，何况辛词只说：“渊明漫爱重九，胸次正崔嵬”，明显是以陶来比韩，未必有什么深意。接下来辛又翻用《续晋阳秋》载陶渊明重阳无酒，出篱怅望，见王弘派来送酒的白衣使者，即便就酌，醉而后归的典故，说“酒亦何关人事，政自不能不尔”，“为公饮，须一日，三百杯”，这里含有“天生我材必有用……会须一饮三百杯”(李白《将进酒》)之意，显然已不是陶式的饮酒法而是李白式的借酒浇愁了。结尾又连用杜牧《晚晴赋》、杜甫《登高》句意，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苦闷。第二首《水调歌头》词结句说：“爱酒陶元亮，无酒正徘徊”，再用《续晋阳秋》典故与前一首呼应，而篇中关键所在则是过片处：“哭年来，蕉梦鹿，画蛇杯”三逗(过片是词的关键，张炎、沈义父都有过论述。前首“为公饮”三句也正在过片处)，“蕉梦鹿”用《列子》典故，暗指收复中原大业已成一梦；“画蛇杯”则以雕弓挂壁暗示英雄无用，而弓影投杯，又使胆怯者(暗指主和派)心惊而必欲除之。这完全是在向同志者(韩元吉是主战派)倾诉心中的愤怨。第三首是开导李子永的，劝他不要因谪官而赋嵇康的《幽愤诗》，随即以自己为例说：“我愧渊明久矣，犹借此翁渝洗，素壁写《归来》”——不能如陶渊明之淡泊，所以愧；但又不能不借渊明之归田来渝洗被迫归田的心灵创伤、平息内心的愤懑。接下去说：“断吾生，左持蟹，右持杯”，意谓看来此生只能被迫闲散度日了。“百炼都成绕指，万事直须称好，人世几舆台。刘郎更堪笑，刚道看花回。”——百炼精钢在这样的世道里也化作了绕指之柔，万事只须闭眼称好就行了，不必

学刘禹锡的锋芒毕露。这完全是牢骚极盛的愤激语，哪有一点儿陶式的平和虚静呢？

我们解析以上三首词，目的是举一返三。比如有的学者因为辛弃疾《贺新郎》"把酒长亭说"一词中有"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之句，就将它作为辛陶精神相通的例证之一，但我们知道这首词是写给陈亮的，陈亮跟辛一样是坚定的抗金派，绝不是陶式的人物。陈名亮，诸葛亦名亮，渊明字元亮，"看渊明"三句不过是文人习用的技法，借同名的古人称美今人，说陈亮风流可比同名的某人而已。所以另一首给陈亮的《贺新郎》"老大那堪说"同位的句子就改说："似而今、元龙（陈登字）臭味，孟公（陈遵字）瓜葛"了。陈登是三国豪士，陈遵为汉代游侠，与陶渊明、诸葛亮并无共同之处，但他们都姓陈，都豪迈，所以借指陈亮，如此而已。就在这两首词中，辛弃疾悲怆地呐喊："剩水残山无态度"、"长夜笛，莫吹裂！""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又豪迈地说："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这样的思想感情与陶渊明实在并无相通之处。

辛弃疾始终是必欲有大作为的人，又具有出将入相之才，他绝不可能甘心做一个旁观者、退闲者。

光宗绍熙三年（1192），朝廷征召被废十年的辛弃疾任福建提点刑狱，他立即奉诏起行。次年，光宗召见于便殿，他随即上《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疏》，意在希望北调，亲自为北伐作军事准备，结果却只是被提升为福建安抚使，可他仍未气馁，到任后立置"备安库"，"又欲造万铠，招强壮，补军额，严训练……"（《宋史》本传）他等待着"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鹧鸪天》）的机会。然而，正如他深含讽刺意味所说的："君恩重，教且种芙蓉"（《小重山》），根本就不允许他存"非分"之想。政治环境的险恶，对朝廷的失望，曾使辛弃疾闪过乞归的念头，在《最高楼》一词中，他说："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穆先生看到了潜伏的危机："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于是称病而去，此时的辛弃疾正有着与之相似的遭遇和心境。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归去的陶渊明，在此词中不过作一陪衬而已。这就是辛在七闽时期与陶最有瓜葛的作品。

辛弃疾罢而复召后仅两年，又一次被劾罢官，又一次被迫退居山林。绍熙五年（1194），他回到了上饶。题为〔再到期思卜筑〕的《沁园春》词说："喜草堂经岁，重来杜老，斜川好景，不负渊明……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解频教花鸟，前歌后舞，更催云水，暮送朝迎。酒圣诗豪，可能无势，我乃而今驾驭卿。清溪上，被山灵却笑，白发归耕。"这些词句以故作轻松的调子，表现了深藏着的悲愤之情。毕生志在用世、志在澄清中原的英杰，最后却落得去驾驭山水花鸟，这无疑是命运对他又一次残酷的嘲弄，在字面上"喜"和"笑"的背后，蕴含的却是"悲"和"哭"。这里完全没有陶渊明离开官场所感到的如鸟出樊笼般由衷的喜悦。这也证明了我们前面所说《最高楼》词中的"陶县令"实为陪衬之言不妄。

瓢泉时期，辛弃疾内心的忧愤更加深剧。一方面他固然认清了朝廷终是主和派当权，但他仍不免要悲叹"遇合，事难托"（《兰陵王》），"政尔良难君臣事"（《贺新郎》）"。他低诉着："吾道悠悠，吾心悄悄"（《踏莎行》），悲慨自己和屈原一样的命运："叹灵均，欲向重华诉，空壹郁，共谁语"（《贺新郎》）。在对"时时照影，甚此身，遍满江湖"（《汉宫春》）的闲散生活感到不堪忍耐时，他甚至幻想："怎得身似庄周梦中蝶，花底人间世"（《念奴娇》），不光是客观世界、现实生活，简直连自身的躯

壳都要逃脱，这是痛苦到极点的灵魂在哭泣！

瓢泉八年的辛词涉及陶渊明的，比以前是多了，请让我们选两首对讨论辛陶关系至为重要的篇章做些分析。其一是《贺新郎》。词曰："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这首词有小序，说是"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此词劈头便用孔子半面语（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大声疾呼"吾道不行"，接着就悲慨同心共志的故人多弃他而去，致使他孤独愁苦而白发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显然是强作宽解语，假若万事真能一笑了之，又何必空垂白发三千丈！而能坚毅如辛并与之永久相对而知心的，也只有青山而已。"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正表达了这一层深意。过片处，写作者自斟自饮、发为吟咏，遥想陶渊明写就《停云》诗时的心境当与己略同，呼应小序。然而，陶《停云》诗主要抒写流光易逝、亲朋难会的淡淡忧伤，本与辛的心境不同，辛的全词则发为悲啸狂吟，篇末连用汉高祖《大风歌》和《南史》张融语极写自己的壮气狂情，又以"知我者，二三子"结尾，可知作者呼唤的不是一般的亲友，而是能共图大业的同志。退一步即以思亲友而论，辛来自沦陷的历城，以思亲友命题自然含有念故乡、思复土的深层内涵。岳柯《程史》载："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从这一则记载可以推知，此词重心在两联警句，而作者之所以特别自赏这两联，是因为它们最确切地画出了作者外刚毅内妩媚、孤标特立如青山的独特人格，并表现了他不遇于时，不得行其道的悲愤欲狂的精神面貌。辛弃疾不是不想学陶，他很希望能像陶那样以田园生活、亲友情谊为最大的满足，很羡慕"醉饮陶令，终全至乐"，但他却难以做到，而只能像"独醒屈子，未免沉灾"（《沁园春》）。那么，辛弃疾为什么把自己的堂名称作"停云"，这不是追慕陶渊明么？"停"，通"亭"，意为"孤迥无依貌"。以亭（停）云形容孤云，最早见于曹丕的《杂诗》二首之一，那是一首游子思乡、自叹不遇的诗歌。辛弃疾热爱故国故乡的感情深度可以说超乎一切同时代人之上，如果不是抱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决心，他不会以一年轻书生而聚众起义并决策投南，不会奋不顾身地深入敌营生擒叛徒，不会毕生不改复土大志，三仕三已不变初衷，直到临终还大呼"杀贼"。然而苟安投降的南宋朝廷始终不信任他，歧视他，甚至视他为异己而加以敌视。他坚持抗金复土，几乎使他与朝廷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同志挚友一个个废退、逝世，更使他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在作品中一再自称为"客"，自称"游子"，曹丕的"吴会非我乡"，"客子常畏人"这样的诗句必然会深深打动他的心，堂名"停云"（孤云）意本于此，不止是由于陶渊明《停云》一诗的启发。

再请看一首被有的学者用来证明"辛弃疾认为自己正是走着陶渊明的道路"的《哨遍》（限于篇幅，原词略）。这位学者认为全篇的枢纽是："富贵非吾愿，皇皇乎欲何之"，我们则认为过片"物讳穷时，丰狐文豹罪因皮"才是枢纽所在，而直接与之呼应的，前片是"试回头五十九年非，似梦里欢娱觉来悲"，后片为"却自觉神游，归来坐对，依稀淮岸江涘"。本词一开头作者先以自嘲的口吻说渊明笑他晚年被罢归田，他表示也许从此躬耕自酿，长醉浊醪，未尝不是好事。但使人嗟叹的是世无真理，美恶不辨，万足不如一足，读书

与赌博同样亡羊，照此推理，自己59年坚持理想以为必能实现，反而是错了。这些话是表明"幡然大悟"了么？不！内中更多的是不满的发泄。于是过片用庄子典：丰狐文豹所以不免于网机之灾，"是何罪之有哉，其皮为之灾也"，明白指出正是由于自己有绝世的才干，才终不免于获罪。那么何处是归路呢？万籁俱静，月明中天，神游宇宙，上下求索，结果"归来坐对"眼前心中依然是被分割的祖国"依稀淮岸江涘"。这里表露了多么深厚动人的爱国感情！词中"富贵"二句是出自《归去来兮辞》，陶原文作："胡为乎皇皇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推导出"回归"是唯一的出路。而辛弃疾在引用时截头去尾，去掉反问词"胡为"，就变成"皇皇乎欲何之"，也就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行路难》三首其二）的愤怨之意，所发的仍是壮志莫酬的政治感慨。而截去"帝乡不可期"句，则表明他从未想过超然世外。这绝不是无意的取舍。作者口里说"我已忘机更忘己"，其实他既不能"忘机"，更不能"忘己"，因为篇末几句就推翻了这些故作旷达的姿态，他说"世间喜、愠（怨怒）更无其（无限多）"，而最可笑的就是自己的遭遇"三任三已"，句前冠一"笑"字，显然是悲凉酸涩的苦笑。宋末诗人刘辰翁说："斯人（指辛）北来，喑呜呲悍，欲何为者？而谗摈销沮，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琨），陷绝失望，花时中酒，托之陶写，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复道，……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辛稼轩词序》）。此真可谓知辛之心者，这些话正可作为《哨遍》一词的注脚。

总的说来，辛弃疾瓢泉时期的精神面貌，豪壮一面较前少了，悲惊心绪较前多了。这使他时常会想到那位真能超脱的陶渊明，他曾说："往日曾论，渊明似胜卧龙些"（《玉蝴蝶》），但实际上仍是在借陶发牢骚，因为他自己有卧龙诸葛之才，却落得"侬家，生涯蜡屐，功名破甑，交友抟沙"（同一首《玉蝴蝶》），所以说反话。至于说"都把轩窗写遍，要使儿童诵得《归去来兮辞》。万卷有时用，植杖且耘耔"（《水调歌头》），这跟《鹧鸪天》中说："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以及《卜算子》中说："万一朝家举力田，舍我其谁也"！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被投闲置散的怨愤之语。他在一首《鹧鸪天》小序中说"读渊明诗不能去手"，词中也表示了对陶的为人与诗歌的喜爱和赞誉，但其中有这样关键的两句："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都无"就是"如果全无"，意谓假使根本没有晋宋之间世事的混乱，那么隐居田园，捫腹遨游，当然可比太古之人，可以怡然自乐了。可惜"晋宋之间事"是无法抹杀的。辛并非指责陶不关心国事，而是在借言陶以言己，说明自己终不能逍遥地回归自然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忘世。总而言之，无论在朝在野，辛弃疾始终是一个积极入世者，始终忘不了"功名"二字，这与陶渊明是大相径庭的。

至此，我们认为已经把辛陶之间的关系说得比较清楚了。最后，我们想再举出瓢泉时期一首值得注意的作品《永遇乐》（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词曰："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辛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　世间更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比着儿曹，累累却有金印光垂组。付君此事，从今直上，休忆对床风雨。但赢得鬓文皱面，记余戏语"。这首词虽题为"戏赋"，实际上却是一首深具哲理意味的严肃作品。词中强调了辛家固有的烈日般火热的爱国感情，秋霜般森严冷峻的操守；忠肝义胆，渊源有自。作者并以细解辛字来申诉自己宦海浮沉的千种艰辛，壮志莫酬的万般酸辛，和不同流俗的十分辛辣。富贵原非分内所有，但自己仍怀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毅执着的报国精神，且以此鼓励族弟。

正是这种正大的胸襟，这种必欲有为的人生态度，使辛弃疾不可能走上陶渊明式的“回归”之路。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自称“已知六十一年非”(《临江仙》)，“而今老矣，识破机关，算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行香子》)，似乎已看破红尘的辛弃疾，当朝廷准备北伐，再一次征召他时，64岁高龄的他，“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风采凛然”(黄干《与辛稼轩侍郎书》)地重新踏上了征途。

陶渊明是伟大的，他是个不与统治者合作、遗世独立、任真淡泊的伟大的隐士；辛弃疾是伟大的，他是个坚持理想、不屈不挠、外刚内柔的伟大的战士。我们看不出“辛弃疾此人是战士与隐士的统一”，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毕生整装待发的地地道道的战士，却无可奈何地、长时间地、反反复复地、痛苦地被闲置田园。这是辛弃疾的悲剧，也是积贫积弱的南宋王朝的悲剧！

(责任编辑　马鸿盛)

注：

①②③《文学遗产》1992年第1期第73—79页：袁行霈《辛词与陶诗》一文。

④《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29页。

⑤《简明心理学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

·书　讯·

《马克思主义哲学简明教程》，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

本书是供涉外院校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书中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理论联系实际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了简明扼要、突出重点的论述。针对思想理论战线的新形势和涉外院校的特点，本书加强了对在西方比较流行、在国内影响较大的一些西方哲学观点的评述。此外，还根据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对哲学提出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需要，增加了“科技革命与社会进步”一章。全书共10章，24万字。本书由全国5所涉外院校的教师集体编写。我院杨家祚为本书顾问之一，冯丹为副主编之一，另有其他教师参加编写。

《美利坚掠影》，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

本书是具有一定学术性的文集。全书共分3个部分，由64篇独立的文章构成。第一部分“美国风情画”，以散文笔法介绍了美国的都市风光、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第二部分“美国社会和美国人”，通过对美国社会的实地考察和思考，对美国社会存在的贫富悬殊、暴力猖獗、吸毒贩毒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了描述和剖析。第三部分“政治广角镜”，系统、全面地探讨了美国宪政制度和实际政治，考察了美国国会、总统行政当局、最高法院与政府决策、政治运作，评析了美国的三权分立制、两党制、选举制度、利益集团、垄断资本、权势集团，及其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对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作了深入的研究。全书26万字。我院樊体宁著。